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九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二年四月辛丑雨

此據呂公著家傳

壬寅詔在京職事官歲合舉官陞陟者文臣六曹尙書以上各六人待制以上各四人左右司郎官以上各三人軍器少監以上各二人武臣觀察使以上各二人著爲令

癸卯羣臣上表乞御正殿復常膳詔不允自是五上表從之 熙河蘭會路經略使劉舜卿言果莊領人馬於洮州生熟戶雜居地面以東一帶打擄順漢人戶孳畜亦羌人常事已令遵博斯吉齋蕃字說諭鄂特凌古令

約束果莊放散人馬卻還虜卻過人戶孳畜如或聽從

邊事便息詔舜卿究心審度賊勢次第如尙敢深入作

過務在擇利而行無令賊勢猖獗或於此載果莊城洮州事已附五月二日

吏部郎中章粦知越州正月十八日除吏中孫升云云三年八月六日召爲考中

朝奉郎集賢校理權判登聞鼓院趙挺之權發遣河

東路提點刑獄使當考朝奉郎集賢校理畢仲游權

發遣河北路提點刑獄尋畱爲開封府推官陳恬誌仲游墓不載

此出因由五月二十日改府推

甲辰詔張舜民特罷監察御史依前祕閣校理權判登

聞鼓院仍令赴館供職先是舜民言夏人政亂權歸梁

氏已久自秉常死挾乾順專橫滋甚去年雖數遣使入

朝然強臣爭權傳聞多端乾順存亡未可知朝廷未宜

遞加爵命近所差封冊使劉奉世等及所賜金帛願勿

遣緣大臣有欲優假奉世者爲是過舉且起居郎天子

近臣不宜屈屬羌今戎心桀驚宜卽加兵問罪大臣指

文彥博也

此月已上並據六月八日實錄新舊本同但舊本誤以起居郎爲舍人新本因之今改正

舜民罷御史月日則據王巖叟奏藁其諫詞仍增以呂公著家傳初遣奉世在正月十二日

三省

樞密院奏舜民謂文彥博照管劉奉世遂差充夏國封

冊使勘會差奉世非文彥博照管故舜民有是責御

史中丞傅堯俞言舜民因論邊事言文彥博照管劉奉

世失實罷言職竊以朝廷置御史蓋慮下情壅塞開廣

聰明故許風聞言事所謂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

戒也今舜民一言不當便奪官改差遣於舜民何損而

無益陛下亦非彥博所敢安者伏乞速賜追還以協易

不遠復之義

堯俞前後凡九奏此特其第一奏也

侍御史王巖叟言謹

按舜民疏中引文彥博照管劉奉世之語非出自譏乃是收采眾論聞之朝廷此蓋言事官常體復有何罪若聞外議心知其非而不告陛下得爲忠乎況外人之議亦有所以緣奉世是彥博門下之人待遇最厚今封冊夏國旣屬重事外人不知出於執政同奏但傳以爲彥博照管亦不足怪舜民據所聞而言乞朝廷裁察別有何意傳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正謂是也果是則有益於聰明果非則何傷於彥博書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況舜民非狂言皆有理行與不行則在陛下擇之而已遂加之罪臣恐而今而後居言職者以言爲諱他日大臣有大惡陛下欲聞亦不可得矣此非社稷之

福也今朝廷闕失猶許盡言豈有大臣不受一言之觸
國家置御史正欲警察權貴雖過論亦當優容今舜民
一言以獲罪疑非陛下本意必有誤聖聽者矣此事於
舜民殊無所損所惜者朝廷之事體陛下之舉動天下
之觀望也伏望特迴聖意還舜民言職使忠臣義士得
盡其心以事陛下而眾庶之情不壅於上聞不勝幸甚
貼黃言事官因言權臣而責之是與權臣報怨也陛下
豈可不思方兩宮聽政簾下正宜抑強臣以伸主威之
時而反欲沮塞言路甚非陛下之利也 堯俞巖叟又
言竊以御史之任以敢言爲先自昔以來常難其選臣
等昨被詔咸舉御史兩員累月之間諮訪考察於千百
人中得張舜民一人臣等素皆不識但見眾所共推學

行兼美安貧守道不汲汲於進取熙甯元豐間常慷慨
論時事言辭激切有諫臣之風司馬光嘉其端亮薦之
館職關西士人稱爲第一臣等取以應詔旣至臺中與
之相接見其忠厚朴直心無所附嚮言無所顧避臣等
深以得人自喜居職未久今以一言旁及大臣而遞罷
之甚非陛下命臣等擇御史之初意也御史爲天子耳
目而或懷姦挾邪朋附大臣則所當聲其罪而黜之豈
有不欺於君反以指摘大臣爲罪也雖或論事有誤要
之用心則忠若欲厲事君之士所宜獎借儻加摧抑誰
肯盡誠此臣之所以爲陛下惜也若要俛仰浮沉無所
忤犯巧於自全之人以當言職固不難得然於國事何
如哉伏望陛下察求材之甚難諒進忠之非易恕其小

失而錄其大節復舜民於言路以全朝廷之美臣等不
勝幸甚臣等章疏乞早賜付外施行 巖叟又言臣伏
以陛下聽政以來孜孜求言惟恐有所不聞言者犯顏
逆鱗有至再三而終不之罪天下之人歌詠聖德者首
以此爲美今日忽謫一御史而無可謫之實中外駭愕
皆以謂不類陛下從來行事似有姦言邪說移奪聖心
而成此舉莫不爲陛下惜之臣考舜民之論深詆執政
大臣以爲邊事都不知又謂不盡心於國家此皆忠於
陛下而不利於柄臣之語臣恐舜民失言於彥博之事
淺得罪於柄臣之意深陛下聰明試加深察舜民天下
寒士舉朝無一人之援一日立朝敢不避權臣而言之
人之所難也言雖未當陛下亦但當容之以來天下之

言使人人思爲陛下盡節納忠以永社稷無疆之休豈不美哉伏望早賜檢會臣累章復舜民官職以慰羣議

巖叟前後凡八奏此蓋第三奏也

殿中侍御史孫升監察御史上官

均韓川皆言舜民不當罷升言舜民近論列西事因及遣樞密院都承旨起居郎劉奉世爲使小羌有失事體緣使人過界止三驛而贈送幾數千緡孤寒固不可得而奉世乃侍人主起居之臣承受樞旨要密之任非他館職可比且夏人北面契丹甚爲桀黠難制不當輕遣貴使以生慢心奉世時論稱以爲才豈可利所入之厚輒遂昏蔽不少自重慨然必行無所嫌避議者以奉世出入重臣之門疑以爲因彥博而致不獨舜民所聞如此在朝之臣皆以爲然也又言朝廷不令奉世帶都承

旨而行又安能必黠羌不先知之乎若謂有所窺覘非
奉世不可且入界止三程宥州獨不得入止於草次而
還又安能見彼腹心情狀也均言風憲之任許風聞論
奏所以廣朝廷耳目糾察百官也舜民所論彥博得於
傳聞不敢隱默以負朝廷使令使其言爲是陛下所宜
虛心行之其言爲非苟無邪枉附會之意亦當察其疎
直無他以開諫諍之路今以一言之失遽行罷黜臣竊
恐自是言者以舜民爲戒權臣過慝不敢復論願還舜
民職任以安士論川奏藁不傳當博求之右諫議大夫梁燾言
國家所以明昌尊安者以法度修而紀綱振也御史者
守法度持紀綱之官人主或有闕失猶得直言正論至
於犯顏逆耳無所迴忌況臣下過失安得畏避不言哉

今御史敢言大臣者天下之公議大臣不快御史者一夫之私心罪天下敢言之公議便一夫不快之私心非公朝之盛事也大臣雖重人臣也御史雖微法官也徇大臣而廢法官非尊君卑臣之紀綱況兩宮臨御之時必使上有尊嚴不可犯之勢下有服義亡私之臣安得假天威屈正論以中傷議已者乎願還舜民御史示天下以納諫求助銷權臣朋比之患尊朝廷而公天下也

熹前後凡七奏此特第二奏之略耳

左司諫朱光庭言舜民有正直之節

司馬光賢之薦充館職陛下擢置御史士論皆以爲得人今視職兩月正直之節未獲少伸一言不合大臣已聞罷職自陛下臨御以來天下之人惟知從諫如不及聖德冠古今若遽使舜民罷職致陛下今日有逐言

事官之名竊爲陛下惜之望還舜民舊職以盡其效右

司諫王覲亦以爲言俱不報實錄不載舜民罷御史月

五月一日壬子八日己未十二日癸亥十七日戊辰皆追書也覲言不見於集當別求之

己巳徐州布衣陳師道爲亳州司戶參軍充徐州學

教授先是蘇軾傳堯俞孫覺等言師道文詞高古度越

流輩安貧守道若將終身苟非其人義不往見過壯未

仕實爲遺才欲望聖慈特賜錄用以獎士類兼臣軾臣

堯俞皆曾以十科薦師道伏乞檢會前奏一處施行故

有是命軾等言師道苟非其人義不往見謂章惇也惇

前知樞密院欲師道一來見己則將特薦於朝師道終

不往云御史中丞傳堯俞侍御史王巖叟言伏見尙

書左丞李清臣竊位日久資材冗闕無補事功而性行

儉邪陰能害政專於爲己有患失之心苟於隨人無自立之志素餐尸祿人爲羞之而清臣恬然自居不以爲恥方王珪蔡確輩用事之時欺君罔上無日不有清臣則唯阿附其間未嘗進一言之忠自陛下登用耆哲修復舊章興滯救弊惟日不足清臣又隱默於中亦無一言之助人材之能否清臣不知民事之利病清臣不識間每至都堂會議但飽食危坐若醉若夢旁觀衆人而已省胥堂吏皆能笑之又尙書省日有天下詞狀近制令左右丞一面收接清臣昏繆不曉情狀人無所訴事者往往相告語曰今日左丞當筆且莫下狀臣竊痛國家不惜高爵重祿以養大臣所以爲民也民言如此陛下何賴天下何望玷辱廟堂爲國深恥非徒無益也

陛下知其不才曲全恩意而容之二年於今矣不爲不
厚臣上體聖心屈公議而未力言者亦二年於今矣不
爲不久過此尙復默默義何以安伏望聖慈早賜罷黜
以伸公議 巖叟又言臣近同傅堯俞於延和殿彈奏
李清臣不才無補久玷廟堂懷姦挾邪陰害政事公議
所弃中外一辭乞賜罷黜至今未聞施行臣竊伏念皇
帝陛下春秋方富太皇太后陛下制政房幃正宜揀拔
賢才以爲輔佐不可久容佞人親比左右日漸月磨虧
損聖德也愚臣之憂將在於此伏望聖慈斷以天下之
公早加斥逐清臣一出可以厲貪鄙可以戒阿諛可以
警尸素國家之益不可深言矣臣不勝拳拳忠告之至
貼黃稱清臣近於西京買園宅相州置房緡皆第一等

者子孫弟姪盡有爵命又用賜金以塋其父祖先帝與

陛下可謂不負清臣矣而清臣所以報先帝與陛下者

天下未之聞此公議所以共棄也堯俞奏不見於集監察御

史上官均言清臣頃在前朝預選制科以文學顯名於

時因緣附會漸致榮顯而天資柔佞無他智略自居執

政士望日損元豐中宰相王珪蔡確邪佞罔上引援姦

黨蠹政害國弊及四海而清臣備位輔佐俛首隨和曾

無建明碌碌固寵屢遷歲月搢紳指議皆以爲承乏充

位無補國家臣竊度聖意非不知清臣充乏備位不協

眾論所以眷遇不替未加罷免者欲全進退大臣之體

爾而臣待罪御史久不論列者亦冀清臣抗章引去朝

廷因遂其請君臣之際恩義兩得今則清臣居位不爲

不久矣陛下眷待之意不爲不全矣伏願陛下采天下
之公論以義斷恩使清臣出就便藩偃息休佚不失榮
寵又使中外之臣知陛下任人覈實之意 右諫議大
夫梁燾言臣恭以陛下聰明仁聖制政大公任賢去邪
公聽並觀其眷任大臣之重繼德祖宗矣大臣者是宜
一體戮力竭忠推誠盡敬而報國者也有不勝任者豈
得一日居此哉謹案尙書左丞李清臣猥暗貪鄙庸懦
傾邪附會權強進預執政當先帝在御羣爲欺罔遇陛
下覽政略無建明但與一二凶悞邪險之人陰造毀詆
詐爲純實正人端士憤嫉不平愚僮駭吏指顧爲笑人
望之輕自古無有誠不足以侍清光陪國論示天下之
表儀也此公議所以共弃而明罰所當必行伏望聖慈